又化岡位

「新」詩

在排字房

——給作家先生們

印刷工人 韋阿義

視力一天天地衰退，
鉛毒在腐蝕着我們的肺。
工錢是有減沒有加；
生活的指標卻一步步地往上爬。
現階段的歷史要我們守住崗；
抗戰要我們加緊牛產精神的食糧。
且不管生活是怎麼苦，
爲了抗戰，我們怎麼也情願做！
電力不足的燈光和我們面孔一樣黃，
架子上污黑的字比白天更髒髒。
原稿大都像鋅版上的名家手筆，
又潦草，又糊塗，分明認識的也已經不認識。
又長又奇的倒還好，太多的是又長又臭——
全不管排字人的一雙手。
抗戰要我們加緊牛產精神的食糧。
且不管生活是怎麼苦，
爲了抗戰，我們怎麼也情願做！
電力不足的燈光和我們面孔一樣黃，
架子上污黑的字比白天更髒髒。

（編註）阿義先生！所改固意否？ 誼

戰地書簡

自從化戰線來

雜報華南綫的文崗動態

于逢

略評宋之的的舊關之戰

× × 關同志：

我們在下如何替上一面及易鞏間志短稿三篇，想已收到。

現在寄上速寫成長一篇，那是記一個勤務班長陳祖伯故事。（編註：即新賽表。）他是一個好孩子，吳阿廷團長很愛重他，常常教他喝的苦悶和憂鬱，希望念書，現在他已經會看西遊記和高爾基的著作。我時常有一種想將他寫出來的欲望湧動着，但是自從離開香港，寫作已荒廢四五個月，卻寫不出一篇來。新年過去到前線來的第一次動筆，也許寫得不太舊了；可是都由他去吧，雖然我到前線來，看到的，但是我都沒寫，不願意現在寫出來，——這篇出了預算，寫了三千七八百字，不知我亡日報可否寫得下。要是不，就拿給別的刊物吧。

頓時期，（編註：來信係四月九日，向在華南綫出擊之日也。）我們駐在羅山谷中，非常沉悶而寂寞，而且又缺乏一個好孩子，吳阿廷團長很愛重他，常常教他喝的苦悶和憂鬱，希望念書，現在他已經會看西遊記和高爾基的著作。我時常有一種想將他寫出來的欲望湧動着，因配置政治工作綫一個勤務班長，他們都是配合各團，每團配置政治工作綫一人，共有六個政治工作綫，共有六個政治室工作，共有六十人，包括廣州的鋒會江門的優秀工作者，聽說你們常和鋒社聞志通訊，那麼，這裏的一切，大概你們也知道的，毫不贅。

這次生個月內，我和團長——鍾美和易鞏，或許你也認識的人——將要離開部隊，從新到前綫去，三月廿日，我們司令長官薛岳令：「准予一面依法聲請登記，一面續刊」，惟市府方面，則因所有檔案，連同本報總存之證件，均被火燬，無法覓獲。本報正擬遵令辦理，現已遵准邵陽縣黨部公函：「該報既無登記證，又無新登記證，應即停止發行」，惟縣府體念本報縣遭艱難，准予於兩星期內將登記手續辦理完竣。本報當以前此本報聲請登記，既已由市府轉呈省府有案，自應依據出版法規定，聲請補登記，無如縣政府認爲更登記不合，仍令在限期內向原聲請登記機關催領登記證。本報奉令之下，不勝驚異，蓋以長沙市政府既被火焚，復奉令裁撤，未獲得前線和慶祝勝利的，但是我都沒寫，在前線和慶祝勝利的日子，我們在「紅鋒」的時候，我和團長——鍾美和易鞏，或許你也認識的人——將要離開部隊，從新到前綫去，三月廿日，我們司令長官薛岳令：「准予一面依法聲請登記，一面續刊」。「遷地出版之報社通訊社，非經內政部發有新登記證，不得發刊」。限本報於三日內呈驗登記證，本報比即將上項情形據實呈明，並申述省內情形，並申述省內情形，並申述省內情形

時論

應該是英國人民說話的時候了

希冠華

本月十三日英首相張伯倫在議會聲明保障布魯和羅馬尼亞獨立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次的聲明是未經上下議院的質詢，一方面是反對派的首腦劉特萊最為無某留的質詢，一方面是反對派的首腦劉特萊最為無某留的質詢，一方面是反對派的首腦劉特萊最為無某留